

吕美玉:印在香烟上的名伶

□蔡登山

烟画是旧时香烟包内所附赠的一种小画片,印以人物、风景之类,用作烟业广告宣传之用,曾经风靡一时。上世纪 20 年代,京剧日益成熟,如日中天。很多烟草公司广告宣传的题材亦日益借重京剧的声势,将京剧名角印制为烟标、烟画等。其中,最为成功的是将名伶吕美玉头像作为烟标的“美丽”牌香烟。

吕美玉何许人?

吕美玉出生于梨园之家。父亲吕月樵,是著名京剧演员,以演武生闻名;母亲时凤仪,与其妹时韵籁姊妹双花,驰艳北里,吕月樵娶其姊,名医庞京周得其妹。长女吕美玉后来也是京剧坤伶,二女吕美秋、长子吕慧君、二子吕慧春也都是京剧演员,三子吕玉玆是著名电影、话剧表演艺术家。

吕月樵(1869-1923),北京人,是刘宝莲的徒弟。他初学青衣,他的嗓子在北方比得上陈德霖,在南方比得上郭秀华,但青衣难工。因此他又拜二花脸李春虎为师,学武生戏。吕月樵练就了一副“音堂相聚”的好嗓子,并且还带刚音。他的岳父南派名丑何家声,于是代他出主意,要他借戏演戏,因为他不但有一副好嗓子,而且还有模仿天才,他给吕月樵排《戏迷传》。这《戏迷传》内容包括生、旦、净、丑的单段唱工甚多,没有好嗓子,是无法胜任的;而每一段仿学唱该段最拿手的名角,还要惟妙惟肖,因此没有模仿天分,还是不行的。而吕月樵两者兼备,因此赢得满

香烟与男人

□刘琼

对于香烟,我总有些偏爱情结。每看小说,读到一个男人躲在黑暗里燃起一根烟,在那忽明忽灭的光影交错中,仿佛可以听见男子的叹息;透过那层层烟雾,像是能触摸到男人的灵魂似的,我便止不住对那男人的思绪开始了猜疑。该是一个受了伤不想归家的男人吧,为了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女人在默默承受,默默思考的男人吧?所以才会深夜燃起缕缕青烟,以释负释痛吧。那样的男子是令人着迷的,无数个夜晚,女人们想上前去安慰,却又不忍心打破。

在火车旅途中,看到独自在角落吸烟的男人,我也会忍不住揣测他的生活跟他身边的人。男人们白天衣着光鲜,在工作舞台上叱咤风云,夜里却需要一种寄托跟沉思,于是对着黑夜吞吐,只不过这种吞吐只限于对他们自己。因不愿让别

雪茄“盲测”

□阮一凡

很多人抽雪茄,都非常信任牌子,尤其在中国,几乎大部分的人只认识 Cohiba 高希霸。然而我以前抽雪茄的一个经验,却让我对品牌有了不同的认识。

几年前一个农历春节前的星期四,我在台北的一群雪茄会的朋友,在平常聚会的雪茄俱乐部老板赞助下,办了一个很有趣的雪茄活动。我们挑出了十个所谓 Robustos 尺寸(其实仔细分有两种,工厂代码分别是 Robustos 与 Hermoso No4,两者长度一样,不过环径分别是 50 与 48)的古巴雪茄,所有厂牌是:El Rey del Mundo 的 Choix Supreme,H Upmann 的 Connoisseur No 1,Romeoy Julieta 的 Exhibicion No4,Saint Luis Rey 的 Regios,Vegas Robaina 的 Famosos,Cohiba 的 Robustos (这些是环径 48),Hoyo de Monterrey 的 Epicure No 2,Partagas 的 Serie D No4,Ramon Allones 的 Specially

堂彩。首创以《戏迷传》为打泡戏,后连排四本,成其代表作。

吕月樵临终时曾执着时凤仪的手说:“不要再令我们的儿女唱戏!”但时凤仪以负债的原因,加上子女都年幼,不得已,于是教美玉学戏。美玉天资聪慧,曲不过三遍没有不能领会的。而当时共舞台的台柱露兰春、张文艳都息影已久,老板正在苦于找不到接班的人,听说吕美玉学戏,于是亲往观之,认为“可取而代之”,于是遂聘为台柱。

与烟草公司对簿公堂

当然吕美玉后来的暴得大名,还要拜华成烟草公司的“美丽牌”香烟之赐。华成烟草公司是中国早期民营卷烟厂之一,1917 年由沈延康、沈士诚等 5 人合资 4000 元创立,由于厂址在华成路故以“华成”命名。1924 年 4 月改组,易名为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,资本增至 4 万元,由戴耕莘任董事长,陈楚湘为总经理。据李德生在《我国最早的烟草广告战》文中说,戴耕莘接着增添设备,扩建厂房,把新厂设在虹口狄思威路十一号,不失时机地打破英美烟草公司对北美烟叶的垄断,低价购入很多优质原料,使得业务蒸蒸日上。他们在创出“金鼠”名牌之后,又着手再创新的品牌。

处世精明的戴耕莘用重金特邀了沪上著名画家谢之光,来为新产品设计包装。这位大名鼎鼎的画家,素以构思奇巧、出手神速在画坛称雄。据说,他在受托的当天晚上,喝足了酒,随手翻开了一份画报,以画报上面的一帧名伶照片为模特儿,

就把她画在了烟标图案的正当中,四周饰以天蓝色的花边,再用粉橙色打底儿,这么一衬托,使这张设计稿显得十分别致高雅。一时兴起,便取名为“美丽”牌香烟。这位名伶就是吕美玉,而这张肖像是她主演《失足恨》的一张戏装照。戴耕莘是一位热衷京剧的戏迷,也算得上是一位名票。他在审订画稿的时候,一眼就看出是吕美玉,他当即拍板定案,且提议再搞几帧吕美玉的舞台剧照,印成烟画一同上市。

1925 年 3 月,“美丽”牌香烟隆重登场,因为烟丝好,价钱巧,又借着吕美玉的人气儿,上市三天,抢售一空,产品断供,全厂加班,日夜生产,依然供不应求。

最初,吕美玉对此颇为自豪,并且对自己有幸获此尊宠而沾沾自喜。但其夫君魏廷荣自幼受到法语系的西方教育,谙熟西方法律。他告诉吕美玉,若是依据西洋法律而论,“凡是未经本人同意而滥用其肖像制作宣传品”者,则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。吕美玉茅塞顿开,遂一纸诉状将华成烟草公司的法人告上了民事法庭,她聘请了著名大律师鄂森作为自己的代理人,要求华成烟草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其肖像,并要求赔偿巨额的名誉损失费。这是我国近代商业史上的第一例关于“肖像使用权”的侵权案例,在当年至为轰动。

根据当年处理此案的华成协理沈星德的长子沈钟瑾说,华成原以为用女伶头像作商标,无足轻重。不料 1927 年引起商标纠纷,吕美玉夫妇提出诉讼。当时吕美玉已辍演,并成为法租界华董魏廷荣家室,是有财有势的魏太太。华成由沈星德出

是最接近男人灵魂的时刻。而不是他们白天在工作场合中光鲜的,或是在一群女人面前油腔滑调的样子,那时候的男人处于风光打造,而非烈日暴晒下凝聚在苦涩,所以摸不到男人真实的质地。

香烟,乃是一种成熟的味道。每一片烟叶都是经受沧桑历练而成熟的,因接受了整个夏季烘烤、滚晒,才从那绿色充盈的鲜活中沉淀出了一种成熟之美,而这种美,正好成就了男人的寂寞之夜。那些坚韧的、沉默的男人,忍着不能向外诉说的沉重,唯有默默思考,默默等着天亮。成熟的男性之美也正是随岁月洗礼而来,在无数默默承受与思考中沉淀才酿造的丰味吧。男人与香烟,他们是否早已达成协议,共享这漫漫黑夜,直到光明的到来。

香烟,乃是一种生活的权利。如果把香烟跟女人放在一块儿,许多人是反感的,一些人认为女人们的芊芊玉指并不适合香烟这样的拿捏姿态。我的说法是:有些女人吃烟并不影响她的美,我见过少妇抹了口红的嘴里吐出袅袅雾霭的神伤,我

两支。活动热闹地展开,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跌破眼镜,近 30 个猜测的机会,只有两人猜中,猜中的是 Cohiba 与 Hoyo de Monterrey,其他全军覆没,更妙的是那些抽两支的人,没有人猜中他们所抽的任何一支。

会后大家热烈讨论,赞助老板首先就自己承认不是省油的灯,厂牌尺寸都固定,可是在出品年份与出品厂码上下了功夫,想凭借这些招数,让看似天差地别的厂牌口味,变得更难以捉摸。再仔细一想,雪茄都是一支一支人工卷出来的,当然会有差异;而现在古巴的雪茄厂全为国营,因此经常同一品牌同一尺寸的雪茄,有时候会有三四个不同烟厂去制作,连雪茄卷烟师都不知道自己卷什么品牌。烟草的种植也全都是统一国营,所以厂牌的差异一般的出席率在三到五成之间,但是那天因为是农历春节前最后一次聚会,兼之又有有趣的活动,出席率大增,几乎是全员到齐。人人都对自己的品尝口味很有信心,有人甚至瞄准了猜中送一盒的号召,存心想让赞助老板大失血,交了 1000 块钱抽



面调解,议定华成每售一箱(五万支)提取五角作为酬谢,以后逐年付给也就相安无事。

1933 年,魏因豪门倾轧另出案件,有人乘机贬低他,说魏廷荣以妻子色相向华成卖钱,魏采取主动自愿放弃,不再向华成取酬,华成当局也很大方,一次性付给两万元作为了断,吕美玉头像案从此解决。

据沈景柏查阅了《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》油印复印

是可以原谅那样的女人抽烟的。迷失的人需要用一点实际来证明自己还活着,而太现实的生活总会让人想要去迷失。每个人都有寻找和迷失的权利,女人也是人。香烟也成了男女们行使这一权利的途径之一。

香烟,乃是男人各自的宿命。无论是雪茄、中华,还是带着乡野味的水烟筒或者几公分长的小烟斗,男人们各有各的选择,各有各的人生,也各有各的味。男人们需要找一款适合自己的香烟,就该像寻找懂得自己的知己一样,来陪伴和挥洒自己的喜怒哀乐。父亲给儿子一支烟,因为家里有了两个男人,是的,儿子早些时候已学着吃烟,但从不在父亲面前吃。这是父亲给儿子的第一根香烟,二十岁,一个男孩到男人的象征数字。两个男人静坐,将话语沉浸在烟雾缭绕的空气中,直到深夜,明天儿子就要去远方圆他求学的梦。父亲说他老了,以后家里就要靠儿子的了,不需要太多话语,父子两人都心领神会。

香烟到底香不香?读懂了他,他就是香的;读不懂,那他大概也是不



了实力和知识,运气反而占了极大因素。

当然并非说品牌间就没有差异性,事实上每一个品牌口味除了浓淡的分别,当然还是有主要的基本调性存在,像是 Cohiba 最主要的三段发酵技术,让烟叶带有更多的木桶香气,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,因此当天抽中 Cohiba 的两个人,就有一个猜中。而 Hoyo de Monterrey 与 Juan Lopez 口味其实非常近似,那天会猜中 Hoyo 的老兄真不知道该说他运气好还是神乎其技。

以这么低的猜中率来说,似乎

件,寻着两条:

一、第 05 页中记载:“1927 年 6 月为美丽牌商标案又几涉讼,后经人斡旋,由本公司与吕美玉订约,按月按该烟销售量额付给吕女士商标租费五角,和解可成。”

二、第 18 页中记载:“1933 年 4 月 21 日召开董事会第四次大会,取消吕美玉商标合同(每箱五角)的约定,付魏廷荣两万元作为 5 年租费,以后该商标永归我使用。”

愿迁就你的,这一点跟男人一样。烟终是要飘渺散尽的,而其中的香则是悟出来的。烟消而香不尽,那香早已贮在男人的味道里,且越来越浓烈。女人虽可吸烟,但毕竟没有那么浓那么烈的味,女人容易烦躁和逃避,而不是思考与承担,吸烟的姿态再娴熟,那味始终不同。

我对父亲是有着恨意的,在他醉酒发疯的吵闹中,我厌恶了眼泪,学会了麻木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没有跟他说话。过了好些年,偶然看见他吃烟,那青烟萦绕着他的白发,我忽然决定原谅他,那一次我哭了。是我太固执地去恨他,远离他,让他更孤单了,而他承受了太多,而这承受却不能对外人说明,哪怕他的妻子和儿女。家庭、情感、梦想……一个男人要背负多少?父亲从十二岁就开始了默默的承受,他那时候没有了父亲。也许,每个男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,其中必有太多的无奈,其中关乎太多无以名状凄楚,却唯有隐忍。

香烟是这样,男人也是这样,在一个懵懂的年代,也许有太多的不懂,却已然开始了承受。

嗜烟的老舅

□袁斌

记忆中的大舅是一个天性本分、性格敦厚、不善纳言的长辈。长了一脸胡子的大舅,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老很多,所以,我总叫他老舅。老舅住在乡下,是村委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。每年暑假,妈妈总会找个熟人,把我捎带到那里。下了车,第一个看见的保准是老舅,虽然每次他都笑呵呵的,但是看到脚下一地的烟头,我知道他一定是早就等候在那里了。

在乡下的日子简单而快乐,每天和表哥们一起玩耍,跟着他们上山摘果子,那些野果虽然现在我也说不出名字,但是却曾给我带来过无限的乐趣。每天早上,还在梦乡的时候,老舅嘴里浓浓的烟味和扎人的胡子总让我们这帮懒虫招架不住。

老舅没有什么别的爱好,就是嗜烟如命,那个年代在乡下能见到的烟不多,一般都是便宜的烟,能记住的就只有滕王阁、芝城之类的。那时,年纪大多数的都是抽旱烟,旱烟袋总不离身,大都别在腰后面。“吧嗒、吧嗒”的声响与腾起的烟雾配合得很默契,扑闪扑闪的烟袋在眼前极有规律地跳跃。对着烟斗塞满烟叶,点着了,深深地吸一口,一股浓浓的烟香扑面而来。老舅从不抽旱烟,好像这很没有面子似的,实在是没有烟抽了,他就推上自行车,到十多里外的镇上买去。

有一次,老舅和一位朋友外出做毛竹生意,带了一包“红塔山”回来,要知道,那时就是在县城里,从口袋摸得出“红塔山”的人都算很威风的。只见他见人就拿出来显耀,就是舍不得打开来抽,一直留着很久,好像直到过年的时候才给客人抽掉了。

我对老舅的印象是少儿时回农村居住时留下来的,老舅住在农村的老屋里,我特喜欢和表哥表弟们一起玩,只要一到了暑假,就迫不及待地要到老舅家吃饭住宿。

记忆中的老舅很少与我们讲话,无论是少小时过暑假还是长大后参加工作去看望他,见面时总是墩厚地笑笑,然后在一边不停干活去了。

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参加工作,生活也慢慢好起来后,老舅一家住在农村他很少进城,更惶论向我们这些城里的亲戚索取。数十年来,他们一家人居住在农村,老舅每天除了种种田菜就是抽着烟看着老屋。也许从老屋里,他看到了他一生的足迹……

长大后和老舅见面的机会越发少了,只有在过年或节日时,我才会去看望老舅,一般带些水果特产……往往看到这些东西,老舅均不动容,只有当我拿出一条香烟来孝敬他时,他才眉开眼笑。老舅对烟是看得很重的,碰上好烟,总要拿在手里端详半天,闻闻烟香,眼笑成了一条天。

可是就在去年夏天,老舅去山上捡柴火时不慎摔了一交。我本来想有时间去看望他,还没有等到我动身,突然听到了老舅去世的噩耗,当接到表哥电话的那一刹那,我的头不禁一阵眩晕,一幕幕儿时的往事就像是在昨天。

送走了老舅,我独自蹲在老舅的坟前,任阴凉的的山风吹在我的身上,风吹着烟尘扑在我的脸上。墓地寂寂,芳草离离。此情此景,使我不禁心潮起伏,泪流满面。记忆里的老舅叼着烟,熟悉的眉头挂着慈祥的微笑。

轻轻地在墓碑前放下一包烟,就让老舅嗜爱的香烟遥寄我对他深深的感激和思念吧!